

舌战大师 丹诺辩护实录

〔美〕欧文·斯通/著

陈苍多 陈卫平/译

丹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律师,一生出庭为死囚及刑事犯辩护近60载,办案无计其数。每次辩护完毕,法庭悄然无声,法官们都为他的辩护词感动得流泪,从他的舌尖上,救回了无数的死囚及冤者。该书在欧美为律师、法官、演说家的必读书。

一九二五年,丹諾站在法庭現場。



SHEZHAN DASHI
DANNUO BIANHU SHIL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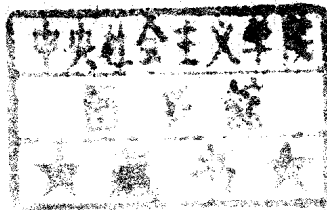
● 法律出版社

U SHILU

92398

I 712.15
18

丹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律师,一生出庭为死囚及刑事犯辩护近 60 载,办案无计其数。每次辩护完毕,法庭悄然无声,法官们都为他的辩护词感动得流泪,从他的舌尖上,救回了无数的死囚及冤者。该书在欧美为律师、法官、演说家的必读书。



舌战大师 丹诺辩护实录

(京)新登字 080 号

舌战大师丹诺辩护实录

〔美〕欧文·斯通著

陈苍多 陈卫平译

法律出版社出版

(北京宣武广内大街登莱胡同 17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75 印张 447,000 字

1991 年 7 月第一版 1995 年 5 月第十次印刷

印数 108,401—138,500

ISBN 7-5036-0827-7/D·664

定价 19.00 元

目 录

1. 丹诺出击.....	1
2. 一个自由分子接受的教育.....	7
3. 为工人挺身而出	42
4. 为穷人家孩子仗义直言	79
5. 究竟谁是罪人?	100
6. 为真理献身.....	129
7. 律师诚实吗?	177
8. 反击.....	207
9. 大战一场.....	275
10. 被告的处境	340
11. 为胜算渺茫者辩护	370
12. 富豪的辩护	411
13. 上帝与猴子诉讼	457
14. 光荣之路	507

丹 诺 出 击

丹诺终于下定决心，双手伸向面前的桃花心木桌子，撑起身体，站了起来。

高架道火车的噪音，从三楼敞开的窗子直灌进“法团”办公室，然后向上传过两截楼梯到达主管办公室。

从“法团”办公室到门厅的距离很短，但是，对丹诺而言，这几步路将成为他 37 年以来最长的旅程。

他几乎无法找出对自己有利的判例作为前例，他知道自己不是殉道者的材料，他甚至于找不到大义凛然的口号，好激发自己狂热的勇气。然而，他的父亲曾当过俄亥俄州肯斯曼地区“地下铁路”的联络人员，当丹诺还是个小男孩时，有很多次，他在半夜里被人叫醒，要他坐在一堆干草堆上到下一个村庄去，而稻草中则隐藏着一位逃亡的黑奴。

丹诺打开自己办公室的门，站在那儿，手中握着门把，头垂下来。

自从他到这家公司当总律师，两年以来所知道的有关他们的一切以及所产生的冲击，又都在他心中涌现。

如果他是一直在设法攀龙附凤，追求权势，那么现在就是一个难得的最好机会。

铁路公司及其关系工业雇佣了 200 万名工人，资本额几乎占了

全国财富的十分之一。

铁路公司藉着独占性的经营，控制着制造业的机器的价格，及农民的水果、麦子或猪肉的价格；至于哪一个城镇应该繁荣，哪一个城镇应该没落；哪一州应该停留在农业状态，哪一州应该工业化；那一个公司应该被撤销，那一个公司应该变成庞大的托拉斯，铁路公司也有绝对的决定权。

丹诺坚毅地把身后的门关起来，大步走到门厅；宽阔的肩膀向前弯，沉思着：他几乎没办法和这股恶势力对抗，这股恶势力企图控制各阶层的议会以及法院，企图选举州长和市长，企图收买州议员和市议员。

是的，他拥有一间朴实的房子，他就住在里面，但除此之外，他在银行只有几百元的存款；丹诺是一个冷静而好读书的人，不喜欢不和谐的气氛；但是，他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中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丹诺敲了门，未等回答，就用力打开门，走进了一个朴素的大房间。

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董事长马文·赫威特，坐在远处的桌子后面，他前面是一排窗子，可以俯瞰芝加哥河及对面堤岸的车站。

虽然此时是炎热的7月天，但赫威特却穿着厚重的黑西装；铁灰色的头发和长长的胡须，使他的外表看来像旧约圣经中的先知。

赫威特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但是当他看到丹诺进来，眼神不觉一亮。

丹诺进来时并没有穿外衣，宽阔的黑色吊带系着无定形的蓝裤，黑色的缎子领带歪歪扭扭地垂在白色衬衫前面，像是一个螺丝锥；大大的头部固定在宽阔的肩膀上；好看的棕发从左边垂落一小绺到宽厚的高额上。

克莱伦斯·丹诺一向十分欣赏赫威特，因为赫威特很有正义感；前年他才不顾自己的地位和名声，与丹诺联合向阿特吉尔德州长请求宽赦被控阴谋投掷致命的“赫马克广场”炸弹的4位无政府主义分子。

赫威特也喜欢比自己年轻的丹诺；他接受阿特吉尔德州长的建议，注意察看与他志同道合的丹诺在芝加哥法国的工作，然后把丹诺引进了“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

虽然，担任“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的法律顾问，等于在法律的阶梯上向上走了几级，但丹诺却以不安的心情接受这个职位，因为他感觉到：他的主要工作是要为铁路公司辩护，去对抗受伤害的工人或乘客。

很令人感到意外幸运的是：代表工人或乘客要求赔偿的专家拉夫·理查兹，他的心地公正；他和丹诺联合起来，帮助了很多，但是对铁路公司并没有构成严重的损失。

赫威特喜欢丹诺处理和解决案件的简捷方式，其他律师则总是把案件变得复杂；虽然丹诺多花了公司几块钱，但他却赢得善意，省了诉讼费。因此那几块钱也值得花了。

赫威特和“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的其他高级职员都知道克莱伦斯·丹诺是一位聪明自由分子，同情失败者。但他并不想改变公司人员的立场，同时他的办事能力比任何人都更强。

“克莱伦斯，你看起来很热的样子。”赫威特试探着说。

“我是很热，在衣领下面的地方，就是没有扣扣子也是这样。”

“明天是7月4日，你会凉下来的。”

丹诺身高整整6尺，他的体重只有180磅，但是当他没弯腰驼背时，看起来似乎很庞大。

“明天在芝加哥没有人会凉下来。”他以一种激动的声音说：“我今天早晨刚读完巡回法院对于罢工工人的禁令。禁令中不但规定人们罢工是犯罪的行为，并且，如果有人建议其他人罢工的话，他也要遭受牢狱之灾。”

“这个禁令将能避免流血事件及财产的破坏。”赫威特冷静地回答。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呢！我认为：当人们对情况感到不满意时，他们有停止工作的权利吧？如果他们自己所选出来的政府

告诉他们：罢工是不合法的，还有，他们必须在雇主认为适合的任何条件下工作，不然就要被关进牢里。那么他们简直就是奴隶！如果我们是在真正民主的制度下，那么，这个禁令是不合法的。”

马文·赫威特是美国传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白手起家人物：他在内战时从报务员起家，然后完全凭借毅力和信心成为美国铁路事业的领导人物之一。虽然他的方法专横，但他所雇佣的人却敬佩他有能力完成任何困难的工作。

“克莱伦斯，这个禁令在州际商业法和谢曼反托拉斯法之下是完全合法的。”

“这真是美妙的讽刺！”丹诺的脾气发作了：“州际商业法是针对铁路的独占行为而订的，而谢曼反托拉斯法是为了控制像普耳曼公司这样的公司而通过的。你跟我一样清楚，这两者都没有指涉劳工组织。”

“我们在1877年就确定了这道禁令。”赫威特固执地回答：“那时我们镇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铁路罢工。”

“你那时有技术上的藉口：铁路那时是被管理的财产；你可以宣称说：那样会使得铁路处在被联邦法庭控制的状态。”

“这次我们也有一个技术上的理由：没有人能够阻碍美利坚的邮件。”

丹诺唐突地对着赫威特摇头，好像是说：“你必须表现得好一点！”

丹诺大声地批评说：“你要证明邮件受阻可真难。三天前，芝加哥的邮政局长打电报到华盛顿说：这儿没有囤积邮件，除了挂甫耳曼车厢的火车，所有的火车班次都准时开动。”

赫威特回答：“但是，克莱伦斯，你应该看得出：发动这次罢工是不应该的。铁路人员对我们没有怨言，他们罢工只不过因为他们同情罢工的甫耳曼工厂工人。”

“尤金·德勃斯以及其他美国铁路工会的高级职员，一定不会服从这个高压禁令的，他们不会在挫败的情况下让他们的工人回去工作。如果他们这样做，就会创下先例，间接的影响到以后可能发生的

罢工事件。”

“赫威特先生，自从我跟你工作以来，我已经学到了一点阴谋方面的事情。我看到你的‘铁路联合公会’在芝加哥的 24 线铁路线上控制工资；我看到你联合所有的铁路共同压低工资，所以工人无法辞职到别的地方找到更好的工作；我看到你利用黑名单迫害善良的工人，他们唯一的罪名是：他们认为劳动应该有较合理的工作时数的工资；我看到你的人把人员补充到有罢工情况的铁路线上，以镇压罢工；我看到你集资数百万，使你的工人没有力量抵抗。你认为德勃斯为什么组织美国铁路工会呢？他就是为了对抗你的阴谋。几天之内，德勃斯和年轻的小伙子们会被关在监狱中，遭人轻视，被控以阴谋罪嫌。你难道不认为，就公平的精神而言，你的‘铁路联合公会’头子们也应该被关进监狱中陪他们吗？”

阳光普照的房间中一片沉静。丹诺平常显得柔和而愉快的蓝色眼睛，现在变得暗黑，而露出沉思的神情。

“赫威特先生，我要放弃这儿的工作，为了替尤金·德勃斯辩护，对抗铁路联合公会。”

赫威特严厉地瞪着丹诺：如何理解这种非正统的行为呢？

律师的传统角色是为大企业服务，对抗所有反对者，甚至于，为了达成目的，往往不择手段。丹诺这个家伙是一位反常的人，一位叛徒。但纵使 he 是一位走入歧途的感伤主义者，他还是一个好人。

“克莱伦斯，他们完全没有机会的，这则禁令是纸上的机关枪。你为什么要为了一个无望的目的而放弃一个好职位呢？唐吉珂德也只不过是攻击风车而已；你却要冲进一个全力急驶的高马力火车头。”

“甚至没有一匹马或一只矛助他一臂之力！”丹诺哼着鼻子说。

“克莱伦斯，我知道：1 年 7000 元并不是什么大数目，但是再过 1 年就是提高到 10000 元，再经过 3、4 年之后就是 20000 元了。

“这些工会无法给你什么东西；一旦事情过去了，你就会陷入困境，没有客户，没有前途，并且芝加哥的每个商人都会认为你是一个激进分子，避之唯恐不及。你还是跟我们一起吧！我们可以使你成

为顶尖人物，使你当上伊利诺州的州长，或是美国的参议员，为你在内阁中谋得一个职位——”

“像首席检察官欧尔尼。”丹诺讽刺地说。

“是的，像欧尔尼。要名有名，要利有利——”

“那么，我想这些东西并不是我要的！”丹诺打断对方的话：“我想我的背影并不够好。我相信：人们有权利过较好的生活，我要贡献我微薄的力量帮助他们。”

“你真的决定了吗？”

“我决定了。像欧尔尼这样一位美国内阁，他原本是老资格的铁路律师，却指定艾德温·华克当芝加哥的特别助理检察官，虽然明知道华克是‘铁路联合公会’的律师。而华克又以美国政府代表的身份，说服芝加哥巡回法庭的两位联邦法官去禁止工人罢工，这对我脆弱的胃来说，真是无法消受的大阴谋。我必须挺身出来作战。”

赫威特把身子倾向桌面，伸出手。

“克莱伦斯，在我们镇压罢工，并且打垮美国铁路工会之后，我们要你再回来。”

丹诺惊奇地看着他的老板：“你要我回来？”

“嗯，不是专职的——如果你不想专职的话，兼差好了：处理一些不涉及劳工或个人伤害的案件。”

丹诺露齿而笑，现出爽朗而童稚的神情，跟赫威特握手。然后他回到办公室，把一些文件塞进手提箱，把外衣挂在手臂上，离开了“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顾问的职位。

2.

一个自由分子接受的教育

艾米鲁斯·丹诺在儿子克莱伦斯放弃工作的几天前，早在心中盘算着决定在肯斯曼待几天，看看老朋友。

丹诺把几张钞票塞进父亲的口袋，吉茜则为她的公公备好在火车上吃的午餐。

艾米鲁斯一大早就动身，从文生内斯街 4219 号坐街车到市区。

后来他发现离火车开到的时间还有半小时，于是他走了一截阶梯，进入一家位于地下室的旧书摊。

那天夜晚 10 点，丹诺家的门铃响了。丹诺打开门，发现他的父亲眼光呆滞，两臂下面各挟着一大包东西。

艾米鲁斯在书摊中发现了很多自己一直渴望阅读的书，所以他一直待了 12 个钟头之后才从书摊出来，结果车费和度假的钱都花光了。他回家是要阅读自己的珍贵文学宝库，而拜访肯斯曼镇的渴望却消失了。

儿子看到父亲站在前廊上，眼睛如梦似幻，显得晶莹而美丽，于是他知道这个老年人并没有赶上火车，因为，他在某一本书中发现了比在车程那头等着他的事物更有趣的东西。

艾米鲁斯·丹诺是一位新英格兰农民的儿子，这个农民大约在 1830 年移民到俄亥俄的垦荒者乡村，为了要改善生活，他在物质上

并没有什么改进；丹诺家不会有人具备赚钱或存钱的特别天赋。但，尽管丹诺家人可能很穷，他们还是尽量让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艾米鲁斯上了安波伊的一间好学校。他在班上遇见了爱弥丽·艾娣，艾娣的双亲也是从康涅狄克州移民来的，她的父亲也是地下铁路的联络人。两个人堕入情网，很快就结婚，并且搬到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德维尔居住，求知欲强烈的艾米鲁斯在这儿的阿利根尼学院就读。克莱伦斯的双亲在这儿揭开贫穷生活的序幕，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靠艾米鲁斯在课余时间所能赚到的每分钱过日子。但他们却过得很快乐，因为他们两人都喜爱书、思想和学问。

艾米鲁斯不久就体认到：自己最大的乐趣就是沉思，他必须以说出的话和印成的文字来谋生。由于神学是人们能够靠学者的收入生活的唯一明显园地，所以艾米鲁斯就进入米德维尔的一神教学校。他是第1个毕业生，一神教教堂准备为他找一个教区。他有把握过舒适的生活，同时他白天和夜晚有无数的时辰可以用来阅读、思考和学习，最后他放弃神学，因为他的研究使他发生怀疑。

“智慧的终了是对上帝的恐惧；智慧的开始是怀疑。”

他先天后天都无法做别的事；这一对年轻夫妇已经尝到困顿的滋味，于是他们毫无畏惧地走进一个黑暗而不可知的世界，不愿对自己的信心和信仰不诚实。

艾米鲁斯和爱弥丽·丹诺是活生生的例子，可以证明每个人都能够表现自己特殊的英雄气概。

一个人可能不知道“英雄气概”这个冠冕堂皇的名称，因为他只是在做着他的本能告诉他必须做的事，以便好好地生活；然而他所表现的却是一种很伟大的英雄气概，所以他的邻居虽然自始至终都过着不为人们认的英雄气概的生活，却非常敬畏他的勇气；而这也是使世界团结在一起的因素。

由于艾米鲁斯和爱弥丽的决定，使他们过着平淡而失望的生活。他们回到离肯斯曼只有两英里远的凡达尔，结果在那儿受到人们的迫害，因为他们总是与人对立，总是属于少数分子：孤独的自由思想

家对立干格格不入的宗教家，孤独的民主党员对立干俄亥俄的坚定共和党员，孤独的自由贸易分子对立干高关税的传统，孤独的知识分子处身干一个全是农民的小山谷中。

艾米鲁斯·丹诺喜欢这种与人对立的角色，不仅因为这种角色使他的心智处在灵敏的状态，使他不断探索，使他有严肃的题材可以思考和讨论，使他不断寻求新鲜的知识 and 智慧，并且也因为这种角色使他能够成为一位教师，把世界的观念传播到山之外，以及主张开放的心智、思想的多变、容忍，以及对于公正的真理的喜爱。

在那一段艰难的日子里，艾米鲁斯和爱弥丽的双亲一定都伸出了援手，因为年轻的丹诺夫妇在早期的努力中，所生的孩子比赚的钱还多。

艾米鲁斯梦幻似的从一种工作摸索到另一种工作；他发现木匠最不令他讨厌，于是开始为农民制造坚硬的木头家俱。他终于训练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工匠，这可以从一事实加以证明，那就是：他70年前所制造的一些床、桌子和椅子，现在在肯斯曼附近仍然被人们使用着；但他从不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丹诺说：他父亲一生都是一位幻想家和梦想者；甚至当他非常需要钱时，他也会为了读一本书而忽略自己的工作。

艾米鲁斯为知识而喜爱知识；他是纯粹的学者，他没有想到要使用知识，也没有想到要从知识中获利。虽然家中时常缺少生活必须品，但房中总是充满数以百计的书籍：拉丁文、希腊文、希伯莱文、历史、法律、哲学、文学；书本堆积在地板四周，散布在桌子上、壁炉上、椅子上，不管脚走到什么地方，总是会踩到书。

克莱伦斯说：“在整个乡村中，没有人对于书的世界像他那样博学多闻，也没有人像他那样不懂得有关生活的事物。邻居中只有年老的牧师和医生似乎能够懂得他所说的。我记得，当父亲做完工作时，他就很虔诚地走到他那藏有宝贵书籍的小书房。我的卧室正对着他书房门，夜里，不论我醒来多少次，每一次我都能够看到门底的一线灯光，告诉我：他仍然神游于那古老卷帙所为他描述的世外桃源。他

也时常写东西，一夜又一夜，连写几个星期之久，无疑是写他的希望、梦想、怀疑、爱和恐惧。”

爱弥丽·丹诺生了8个小孩，她必须养育其中7个，必须为他们煮饭、为他们洗盘子、洗他们的衣服、洗他们的脚和脖子，当他们生病时必须照顾他们，在他们身体无恙时则必须教育他们。

她必须支配微薄的收入来维持家计，并且使每一块钱都尽到它最极限的价值，但她从来没有责备丈夫不求实际，也从来不去改变他的性情、他的生活方式，这是她永恒的光荣。

她也没有因为穷困而与书反目；只要她有五分钟的空闲，她会继续不断地看书。

她在女性选举权运动方面也很活跃，在一个共和党重要据点上为民主党候选人助选，并且能够被信赖为宗教、教育和政治的自由运动而工作。

她是一个面孔老实而眼睛很大的良家妇女，她虽然不美，却很吸引人，有高高的前额，坚定而强有力的椭圆形嘴部和下巴，头发中分，并服贴地向下梳，掩盖一切，只露出耳朵。

如果她对孩子不易动感情，那是因为她认为：感情的显示是脆弱而不是爱的象征。

大约1680年到美国的第1位丹诺家祖先，由英国国王准许在康涅狄克州的新伦敦居住，他是一位承办殡葬事项的商人。

艾米鲁斯·丹诺继续从事这种行业，同时在肯斯曼地方的房子后面经营他的小小家俱工厂。

丹诺家的第1个祖先和艾米鲁斯两人之间的主要不同是：穷困潦倒的艾米鲁斯一直设法，想买一辆柩车。丹诺家这辆柩车不在葬礼中使用，是临时充作送货车和农场马车用，运送木匠店所订的床、桌子和椅子，或者运输小鸡、猪、谷物。

艾米鲁斯的第5个孩子克莱伦斯·丹诺，继续这项家庭的传统：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来埋葬每次暴风雨后总会出现的尸体——经济和社会罪恶造成的尸体。

克莱伦斯·西华·丹诺：于1857年4月18日出生于凡达尔一间白色的木造建筑物里，那是一间一层半的小屋，有巨大的树木遮蔽着。

1864年，他7岁，正开始要了解：为什么很多春布尔郡的小孩被运回家，埋葬在教堂后面的花园？

此时他的家人设法买了一间房子，距肯斯曼的城市广场只有半里远，而他称这个地方为家，一直到21岁为止。

肯斯曼是山谷城镇，位于一条小河旁，原来的殖民者在砍下树木、驱逐野兽之后，于河流的两岸建起白色的木造房子，种植谷物、马铃薯、粮草。

这个城镇没有什么理由变得更大；城镇中任何人没有什么理由变得富有，也没有理由变得穷苦。

殖民者停留在侧面山脉形成的城砦之内。他们的双腿和他们的思想都不曾跳跃小山所形成的保护墙，因为在肯斯曼，生活是一种原始的丰盛。殖民者心满意足，他们的孩子跟他们住在一起，也是心满意足。只有丹诺家人是例外，他们的父亲“眺望东方的高山，眺望西方的高山，时常眺望那条通往外面世界的狭窄乡村公路，他知道：在高山之外是一片宽阔而迷人的平原，机会很多，物产丰富，有财富和名声在等着他；但是，当他看着山时，他看不到超越山的路途。如果是他单独一个人的话，他可能走过山的上面，或者甚至走过山区，但后代不断成长，使他不得不待在狭窄的地方。”

有一句古老的俗谚说：“每一个锅子都有盖子。”

非国教徒的丹诺家人，身为城镇不可理喻的知识分子，偶尔住进了乡村中的一间奇异和非国教徒的房子，那是一个八角形的结构，有一个宽阔的木造天盖环绕着七个边。后院有一座小山，只要地上有雪，克莱伦斯都在那儿滑雪橇。同时山底有一条小河，天气温暖时，他可以在那儿涉水，在院子中又有苹果树、针枞和枫树可以攀爬。还有小鸡、马、狗、一只母牛，使丹诺家的孩子常游荡于后院中。

家人给丹诺一只小鸡，让他饲养，这是他的第一只宠物。

有一天，丹诺回家，发现宠物变成了晚餐的一道菜。这个男孩流着泪跑离餐桌，以后有长达75年之久，丹诺都坚决拒绝吃鸡肉，一口也不吃！

当丹诺在艾达荷州的波伊色为“西部矿工联盟”的秘书“大比尔·赫伊伍”辩护时，他的助理顾问的妻子威尔逊夫人邀请他第2天去吃饭；那天午夜，威尔逊家人正在睡梦中，却听到敲门声，门开处丹诺站在那儿，没有打领带，头发也垂落在一只眼睛上方。

“我忘记告诉你，”他道歉地喃喃说：“我不吃鸡肉。人家请我去吃饭时，总是请我吃鸡肉。”

“你很糟糕，”威尔逊夫人回答：“我已经买了鸡肉，别人吃什么，你也吃什么。”

第2天晚上，丹诺无奈地坐在威尔逊桌旁，看着主人轮流夹着大块有鸡杂填料的烤鸡给每个人；轮到丹诺时，威尔逊夫人从厨房得意洋洋地出现，端着一盘两寸长而嘶嘶响的牛排。

对克莱伦斯·丹诺而言，肯斯曼最迷人的部分是城镇公用地，他在那儿打棒球，储存有关童年的最丰盛记忆。星期六下午，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那儿，看着肯斯曼队与冰山队、华伦队或安多佛队比赛，比赛从一点钟持续到天暗，竞赛结束时，城镇的野孩就煮出一顿野外的晚餐。

“克莱伦斯是明星一垒手，”他的妹妹珍妮骄傲地夸口：“所有的女孩都争着要为他缝制制服。”

他年轻时代的辉煌记录是：某天下午，当时是第9局最后半局，他们的对手领先一分，而轮到他们打击时，有两人出局，两人在垒，结果他击出一只全垒打，球飞到杂货店上方。

以后的岁月，当他在星期六下午坐在露天阳台，吃着花生，并且为芝加哥幼孤队加油时，丹诺都会记起那次最美妙的胜利而咯咯地笑起来。

马车工厂位于城镇广场中，里面有堆积的木材以及长刨花，他常在那儿玩“侦探”的游戏。

铁匠店也位于城镇的广场，里面有炙热的火、铁钻、锤子以及肌肉结实的铁匠——他也是城镇的大声公律师——把“7月4日”的火花锤进空中。

他知道那间鞋店是当时村中最大的工厂，因为在旺季时，鞋店里雇佣了4个人。

此外还有小酒店，他一直不敢进去，虽然里面的大部份家俱都是他父亲做的。

“因为人们在暗中谣传说，酒店的主人在他的地窖的一个秘密角落藏有一大桶威士忌。”

还有杂货店，他常在那儿的搁板中走动，惊叹人们竟能想到制造那么多种不同的东西，却又怀疑它们能有什么用途。

河流对面是一个最迷人的地方，那是水车磨坊及水轮、水坝、池塘以及里面的青蛙，还有水车用水沟，大木门在那儿被举起，水流泻过木水槽上方，转动着发出呻吟声的轮子。

丹诺6岁时，进入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

“每天早晨，家中每个孩子都会拿到一个便当盒，里面都是派和蛋糕，有时有一片面包和牛油，然后被送去上学。”

“春天地上的雪一不见了踪迹，我们男孩子便脱去鞋子。”

“不管我们多早离开家，等我们回到家门，几乎总是过了9点钟。因为树上有鸟，路中有石头，而每个孩子只知道自己的痛苦，其他痛苦一概不知。”

“小河中有小鱼，冬天时我们在小河的河面上溜冰，夏季则涉水而过。”

“然后是篱笆上有花栗鼠，田野中有山鼠。”

“没有男孩子会直接到学校，也不可能在下课后直接就回家。成排的赤脚顽童笑着、开着玩笑、打架、跑着、说大话，不去想功课书本，一直到铃响。”

“然后我们热切地盼望着休息时间，之后又更焦急地等着中午的时辰，因为我们在中午时可以玩游戏，那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光。”